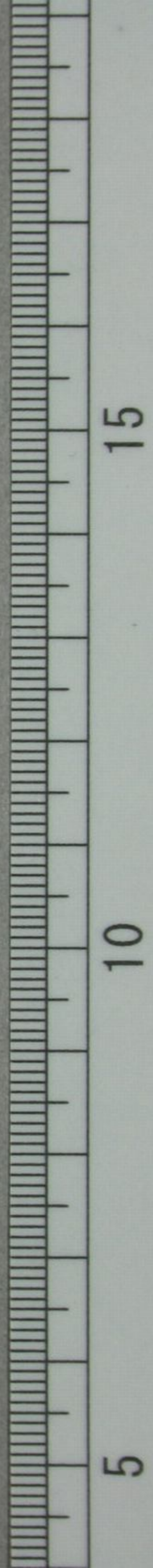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10
5



增修第六才子書

卷四 酬問圖

難譜是昨爽翁中來



早稻田大学
圖書館藏書

つだ文庫

010190609184

1710-5

難道是昨夜夢中來

唐寅

非夢而疑為夢。快何如矣。夫營既夜就。則非夢中矣。張惟快之至。聊作此疑猜乎。若曰。今何幸而不才書生。忽有此奇緣也。向亦曾於寤寐中。嘗作高唐之夢。無何而月照半牀。孤枕單衾。以為今生大抵如斯耳。乃不意今夜相逢。得遇神女之會。噫嘻。是非耶。益令我惆恍而難釋矣。我審視明白。則香埃猶是也。而何以零露濛濛。至今夜而生香。開階猶是也。而何以清風颯颯。至今夜而如暖。書齋猶是也。而何以月色皎皎。至今夜而更融。將以為真耶。花影迷離。豈是天台之路。將以為非真耶。蘭麝香幽。豈猶屬陽臺之寐。流鶯宛轉。猶似耳也。而枕畔嬌啼。胡不聞芳心一語乎。芬馥襲人。猶沾衣也。而情態含羞。胡不見彤管相贈乎。方其翩然而至。以為平昔愁思。至此而可釋。然而桃花流水。轉生劉阮之疑。抑其惠然而來。以為從前幽怨。至此而可慰。然而為雲為雨。旋起襄王之慮。意者爾時情事。乃夢中耶。抑兩人懽愛。乃昨夜夢中來耶。前此琴韻。今堪為引鳳之簫。而倚紅樓翠。真乃作合自天也。第晚鐘初動。欲留馬而不能。欲別馬而不忍。我為之微察焉。多情何自而至。豈明明明。玉温香。夫猶是邯鄲道上也。前此酬和。今無異白藕之吟。而錦帳春生。真乃並蒂芙蓉也。第曙色將啟。方兩情之正濃。悵歸期之甚疾。我為之端詳焉。玉人何因而來思。豈明明嫩蕊嬌香。夫猶是南柯就裏也。我方謂旅邸幽窗。難為金屋之貯。而不意不畏多露。徒顛倒乎衣裳。遂令一夜綢繆。如在依稀彷彿間也。我方謂生花銀管。未及畫眉之候。而不意三五小星。欲肅肅而宵征。遂令三更展轉。竟在恍惚難憑時也。難道海帳脂粉。是夢中陽臺。則玉骨冰肌。是夢中佳麗耶。温存款洽。是夢中景况耶。而今不然矣。吾亦何幸而有今日也。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三

第四之四章題目正名

聖歎外書

小紅娘成好事

老夫人問由情

短長亭斟別酒

草橋店夢鶯鶯

四之一 酬簡

古之人有言曰。國風好色而不淫。此者聖歎讀之而疑焉。曰。噫。異哉。好色與淫相去。則又有幾何也耶。若以為法乎情。止乎禮。發乎情之謂好色。止乎禮之謂不淫。如是解者。則吾十歲初受毛詩。鄉塾之師早既言之。吾亦豈未之聞。亦豈聞之而遠忘之。吾固殊不能解好色。必如之何者。謂之好色。好色。又必如之何者。謂之淫好色。又如之何。謂之幾於淫。而卒賴有禮。而得以不至於淫好色。又如之何。謂之賴有禮。得以不至於淫。而遂不妨其好色。夫好色而曰吾不淫。是必其未嘗好色者也。好色而曰吾大畏乎禮。而不敢淫。是必其并不敢好色者也。好色而大畏乎禮。而不敢淫。而猶敢好色。則吾不知禮之為

禮將何等也。好色而大畏乎禮，而猶敢好色，而獨不敢淫，則吾不知淫之為淫，必何等也。且國風之文具在，固不必其皆好色，而好色者往往有之矣。抑國風之文具在，反不如其皆好色，而淫者往往有之矣。信如國風之文之淫，而猶謂之不淫，則必如之何，而後謂之淫乎？信如國風之文之淫，而猶望其昭示來許為大鑒戒，而因謂之不淫，則又何文不可昭示來許為大鑒戒，而皆謂之不淫乎？凡此吾比者，讀之而實疑焉。人未有不好色者也。人好色，未有不淫者也。人淫，未有不以好色自解者也。此其事內關性情，外關風化，其伏至細，其發至鉅，故吾得因論西廂之次，而欲一問之。夫好色與淫相去，則真有几何也耶？

國風之淫者，不可以悉舉。吾今獨摘其尤者，曰：以爾車來，以我脂遺。嘻！何其甚哉！則更有尤之尤者，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嘻！此豈復人口中之言哉！夫國風採於初風，則是三代之盛音也。又經先師仲尼之所刪改，則是大聖人之文筆也。而其語有如此，真將使後之學者，奈之何措心也哉！自古至今，有韻之文，吾見大抵十七皆兒女此事。此非以此事真是妙事，故中心愛之，而定欲為文也。亦誠以為文必為妙文，而非此一事，則文不能妙也。夫為文必為妙文，而妙文必借此事。然則此事其真妙事也。何也？事妙，故文妙。今文妙，必事妙也。若此事真為妙事，而為文竟非妙文，然則此事亦不必其定妙事也。何也？文不妙，必事不妙。今事不妙，故文不妙也。甚矣人之相去，不可常理計也。同此一手，手中同此一筆，而或能為妙文，馬或不能為妙文，馬。曰：何用知其同此一男一女，而獨不能為妙事，馬。或讀其文而知之矣。曰：彼其必爭吾亦妙事也。曰：彼猶必爭吾亦妙文也。書竟不覺大笑。

有人謂西廂此篇最鄙穢者。此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言也。夫論此

事則自從盤古至於今日誰人家中無此事者乎若論此文則亦自
從盤古至於今日誰人手下有此文者乎誰人家中無此事而何鄙
穢之與有誰人手下有此文而敢謂其有一句一字之鄙穢哉曰一
句一字都不鄙穢然則自元和令起直至青歌兒盡如是若卡皆何
等言語耶曰固也我正謂如使真成鄙穢則只須一句一字而其言
已盡決不用如是若干言語者也今自元和令起直至青歌兒盡乃
用如是若干言語吾是以絕歎其真不是鄙穢也蓋事則家家中
之事也文乃一人手下之文也借家家中之事寫吾一人手下之
文者意在於文意不在於事也意不在於事故不避鄙穢意在於文故
吾真曾不見其鄙穢而彼三家村中冬烘先生猶嗷嗷不休詈之曰
鄙穢此豈非先生不惟不解其文又獨甚解其事故耶然則天下之
鄙穢殆莫過先生而又何敢嗷嗷為

鶯鶯上云紅娘傳簡帖兒去約張生今夕與他相會等紅娘來做箇商

紅娘上云小姐着俺送簡帖兒與張生約他今夕相會俺怕又變卦送
了他性命不是要俺見小姐去看他說甚的鶯鶯云紅娘收拾臥房我
去睡紅云不爭你睡呵那里發付那人鶯鶯云甚麼那人紅云小姐你
又來也送了人性命不是要你若又翻悔我出首與夫人小姐着我將
簡帖兒約下張生來鶯鶯云這小妮子倒會放刁紅云不是紅娘放刁
其實小姐切不可如此鶯鶯云只是羞人答答的紅云誰見來除却
紅娘並無第三個人斷山云天下事之最易最易者莫如偷期聖教問
之肯已是一半功程也則紅娘催云去來去來鶯鶯不語科好
紅娘催云小姐沒奈何去來去來鶯鶯不語做意科
紅娘催云小姐我們去來去來鶯鶯不語行又住科好
紅娘催云小姐又立住怎麼去來去來鶯鶯不語行科好
紅娘云我小姐言語雖自強脚步兒早已行也

正宮端正好紅娘唱因小姐玉精神花模樣無創斷晚夜思量今夜出個
至誠心改抹暗滿天謊出畫閣向書房離楚岫赴高唐學竊玉試偷香巫
娥女楚襄王楚襄王敢先在陽臺上

鶯鶯隨紅娘下

張生上云小姐着紅娘將簡帖兒約小生今夕相會這早晚初更盡呵
怎不見來更不可早人間良夜靜復靜天上美人來不來

仙呂點絳脣張生唱立開階只用四字便過三之三每牌兒日

右第一節下文皆極寫雙文不來張生久待而此於第一句先寫此
立字便是待已甚久而下文乃久而又久也蓋下文極寫久待固久
而此又先寫甚久使下文久而又久則久遂至於不可說也謂之只
用一層筆墨而有兩層筆墨此固文章秘法也

夜深香露橫金界滿灑書齋悶殺讀書客

右第二節夜深矣而書齋猶滿灑蓋滿灑之為言寂無人來也此其

悶可想也書齋寂無人來此真讀書之客之所甚樂也書齋寂無
人來而客不樂而反悶然則客之不讀書可知也客既不讀書而猶
自名其屋曰書齋甚矣天下之無人無書齋也連用兩書字最有風
刺○滿灑書齋四字作悶用真奇事也杜詩亦有之曰卷簾惟白水
隱几亦青山自為白水青山字亦未遭如是用也

混江龍彩雲何在每款李夫人歌真是絕世妙筆只看其第一句之四字
字亦真寫得張生通身出神也曰是耶非耶便寫得劉徹通身出神今此彩雲何在四

右第三節忽然欲其天上下來○已下皆作翻床倒席爬起跌落之
文應接連處忽然不接連不應重沓處忽然又重沓皆極寫雙文之
來張生久待神理

月明如水浸樓臺僧居禪室鴉噪庭槐

右第四節月明如水天上不見下來也僧居禪室靜又不是也鴉噪
庭槐動又不是也皆寫張生搔爬不着之情也非寫景也細思寫此時張生真

何暇寫到景

風弄竹聲。只道金珮響。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一片怪能不着神理。

右第五節。忽然又欲其四面八方來。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

清淨身。悟時便有如此境界。風弄竹聲。金珮響。月移花影。玉人來。迷

時。便又有如此境界。斷山則不然。風弄竹聲。風弄竹。月移花影。月移

花。又何處氣噓噓地。學得廣長舌。清淨身。兩句。語斷山。

意懸懸業眼。急攘攘情懷。身心一片。無處安排。呆打孩。倚定門兒待。謂人

呆打孩。倚定門兒待。此不是倚得定語。正是倚不定語也。一片怪能不着

神理。呆打孩。倚定門兒待。此不是倚得定語。正是倚不定語也。一片怪能不着

右第六節。倚在門。妙絕妙絕。

越越的。青鸞信杳。黃犬音乖。油葫蘆。我情思昏昏眼倦。開單枕側。夢魂幾

入楚陽臺。幾入者。欲入而驚覺不入之辭也。小弁之詩曰。假寐永歎。蓋心憂無聊。只得且寐。既寐不寐。歎聲徹夜。此用其意也。

右第七節。倚在枕。妙絕妙絕。上文方倚在門。此文忽倚在枕。所謂

應接連處。忽然不接連也。一片怪能不着神理。

早知恁無明。無夜因他害。想當初。不如不遇傾城色。人有過。必自責。勿憚

改。早知恁無明。無夜因他害。想當初。不如不遇傾城色。人有過。必自責。勿憚

張生欲改過。則必加手於頰曰。賴有是也。一部西廂。只此一句。是非

乃不謬於聖人也。而殊不知正不然也。不惟張生欲改過。是胡思亂

想。凡天下欲改過者。一切悉是胡思亂想。必也如圓覺經之於諸妄

心。亦不息滅。是則真我先師五十字學易。可無大過之道也矣。搔爬

不着。橫倚在床。胡思亂想。急寫不盡。看其輕輕只寫一句云。我欲改

過。却不覺無數胡思亂想。早已不寫都盡也。蓋改過正是胡思亂想

之天盡底頭語也。吾幼讀會真記。至後半改過之文。幾欲拔刀而

我。我却待賢。賢易色。將心戒。怎當他兒的上心來。天下樂。我倚定門兒手托

腮。不着一片神理。

右第九節忽然又倚在門。妙絕妙絕。○前倚在門頃忽倚在枕。此忽好着我難猜。來也那不猜。

右第十節恨之。

夫人行料應難離側。

右第十一節諒之。○忽然恨之。忽然又諒之。應接連處不接連也。片

按此不
着神理

望得人眼欲穿。想得人心越窄。

右第十二節忽然又恨之。

多管是冤家不自在。

右第十三節忽然又諒之。○忽然又恨之。忽然又諒之。不應重杳處又重杳也。

倘若早晚不來。莫不又是謊。

那吒令他若是肯來。早身離貴宅。

右第十四節肯來。

他若是到來。便春生敬齋。

右第十五節到來。○貴宅貴字。敬齋敬字。都有神理。不止作尋常稱呼用也。

他若是不來。縱石沉大海。

右第十六節不來。○須知來句是不來句。不來句是來句也。口中說此句。心中反是彼句。一片全是搔爬不着神理也。

數着他脚步兒行。靠着這窗檻兒待。

右第十七節倚在門。倚在枕。又倚在門。又倚在窗。妙絕妙絕。

寄語多才。鵲踏枝。恁的般惡搶白。並不曾記心懷。博得個意轉心回。許我夜去明來。

右第十八節真乃滴淚滴血之文也。吳天上帝。亦當降庭。諸佛世尊。

亦當出定何物雙文猶未出來耶。

調眼色已經半載這其間委實難捱。

右第十九節一路搔爬不着至此真心盡氣絕時也。

寄生草安排着客准備着棹。

右第二十節心盡氣絕更無活理只有死也。

想着這異鄉身強把茶湯握只為你可憎才熬定心腸耐辦一片至誠心留得形骸在試教司天臺打算半年愁端的太平車故有十餘載。

右第二十一節又放透筆尖再寫一句言今日之死永無活理蓋死原不到今日到今日而仍死則其死真更不活也世間何意有如此二十成筆法。

紅娘上云小姐我過去你只在這裡敲門科張生云小姐來也紅云小姐來也你接了衾枕者張生揖云紅娘小姐此時一言難盡惟天可表紅云你放輕者休謊了他你只在這裡我迎他去紅娘推鶯鶯上云

小姐你進去我在窗兒外等你張生見鶯鶯抱跪云張珙有多少福敢勞小姐下降。

村裏迺鼓猛見了可憎模樣早醫可九分不快。

右第二十二節緊承前患病一篇妙。

先前見責誰承望今宵相待。

右第二十三節緊承前前賴簡一篇妙。細思張生初接雙文時真乃一部十七史從何句說起好今看其第一句緊承前篇第二句緊承前前篇譬如眉目鼻口天生位置果非人工之得與也。

教小姐這般用心不才珙合跪拜小生無宋玉般情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小姐你只可憐我為人在客。

右第二十四節感激謙謝正文不可少。

鶯鶯不語張生起捱鶯鶯生科。

元和令繡鞋兒剛半折。

右第二十五節。此時雙文安可不看哉。然必從下漸看而後至上者。不惟雙文羞顏不許便看。即張生亦羞顏不敢便看也。此是小兒女新房中真正神理也。

柳腰兒恰一擷。

右第二十六節。自下漸看而至上也。如觀如來三十二相。有順有逆。此為逆觀也。

羞答答不肯把頭擡。只將鴛枕握。

右第二十七節。夫看雙文。正為欲看其面也。今為不敢便看。故且看其脚。故且看其腰。乃既看其脚。既看其腰。漸漸來看其面。而其面則急切不可得看。此真如觀如來者。不見頂相。正是如來頂相也。不然而使寫出欲看便看。此豈復成雙文嬌面哉。亦真妙文批

雲鬟彷彿墜金釵。也給之偏宜髮髻兒歪。也給之上馬嬌。我將你鈕扣兒鬆。也給之我將你羅帶兒解。也給之蘭麝散幽齋。不良會把人禁害。唔。怎

不同過臉兒來。上數句全為此句。總必欲見其面也。

右第二十八節。看其釵。看其髻。則知獨不得看其面也。看其釵。釵不墜。看其髻。髻不歪。而給之曰。釵墜髻歪者。其心必欲得一看其面也。給之曰。釵墜。給之曰。髻歪。而終不得一看其面。於是不免換作重語。猛再給之。而何意終不可得而看哉。真寫盡雙文神理也。○雙文之面。雖終不得而看。而雙文之扣。雙文之帶。則趁勢已解矣。夫雙文之扣。雙文之帶。此真非輕易可得而解也。今用明僧棧道。暗度陳倉之法。輕輕遂已解得。世間真乃無第二手也。但應報道金釵墜。彷彿還應露指尖。正是此一法也。

勝葫蘆。軟玉温香抱滿懷。

右第二十九節。抱之。已下看其逐一。句逐一。句節節次次。不可明言也。

呀。劉阮到天台。

右第三十節初動之。

春至人間花弄色。

右第三十一節玩其思之。

柳腰款擺花心輕折露滴牡丹開後蘸着些兒麻上來。

右第三十二節更復連動之。

魚水得和諧。

右第三十三節知其稍已安之。

嫩蕊嬌香蝶恣舞你半推半就我又驚又愛。

右第三十四節遂大動之。

檀口搵香腮。

右第三十五節畢之。○寫畢作此五字真寫盡畢也。

柳葉兒我把你做心肝般看待點污了小姐清白。

右第三十六節伏而漸謝之。○聖歎欲問普天下錦繡才子此伏而

答謝之五字可是聖歎出力批得出來。○點污了小姐清白此其語

則早以知也。聖歎更不說也。

他絲尋廢寢舒心害若不真心耐至心捱怎能勾這相思苦盡甘來青歌

兒成就了今宵歡愛魂飛在九霄雲外。

右第三十七節此真如堂頭大和尚說行脚時事。狀元及第歸來思

量做秀才日其一片眼淚正是一片快活也可定不

投至得見你個多情小姝姝你看憔悴形骸瘦似麻可定不

右第三十八節將一片眼淚一片快活又覆說一遍也上是先說去

今夜和諧猶是疑猜疑猜者快露滴香埃明一風靜閒階明二月射

書齋明不必猜疑也三雲銷陽臺上三句是景此一句是景中人夫我審視

明白難道是昨夜夢中來妙

右第三十九節偏是決無疑猜之事偏有決定疑猜之理蓋不快活

即不疑猜而不疑猜亦不快活越快活越要疑猜而越疑猜亦越見快活也真是寫殺

張生起跪謝云張珙今夕得待小姐終身大馬之報鶯鶯不語科

紅娘姐云小姐回去波怕夫人覺來鶯鶯起行不語科張生掛鶯鶯手再看科

愁無奈寄生草多丰韻或愁色乍時相見教人害霎時不見教人怪些時得見教人愛如此寫出真是妙手空空今宵同會碧紗幮何時重解香羅帶

右第四十節訂後期文自明

紅娘催云小姐快回去波怕夫人覺來鶯鶯不語行下階科張生雙携鶯鶯手再看科

鶯鶯手再看科

賺煞尾春意透酥胸看具春色橫眉黛是看新破瓜女那法也賤却那人間玉帶奇句妙句清絕句入化句杏臉桃腮乘月色嬌滴滴越顯紅白從來見句不清清絕句不難如此

右第四十一節寫張生越看越愛越愛越看臨行抱持不忍釋手固也然此正是巧遞後篇夫人疑問之根故為入化出神之筆

下香階懶步蒼苔非關弓鞋鳳頭窄歎鮪生不木謝多嬌錯愛

右第四十二節欲寫張生訂其再來反寫雙文今已不去文章入化

出神一至於此哉從來異樣妙文只是看熟了便不覺西廂中如此等真是異樣妙文也切思不得看熟了

你破工夫今夜早些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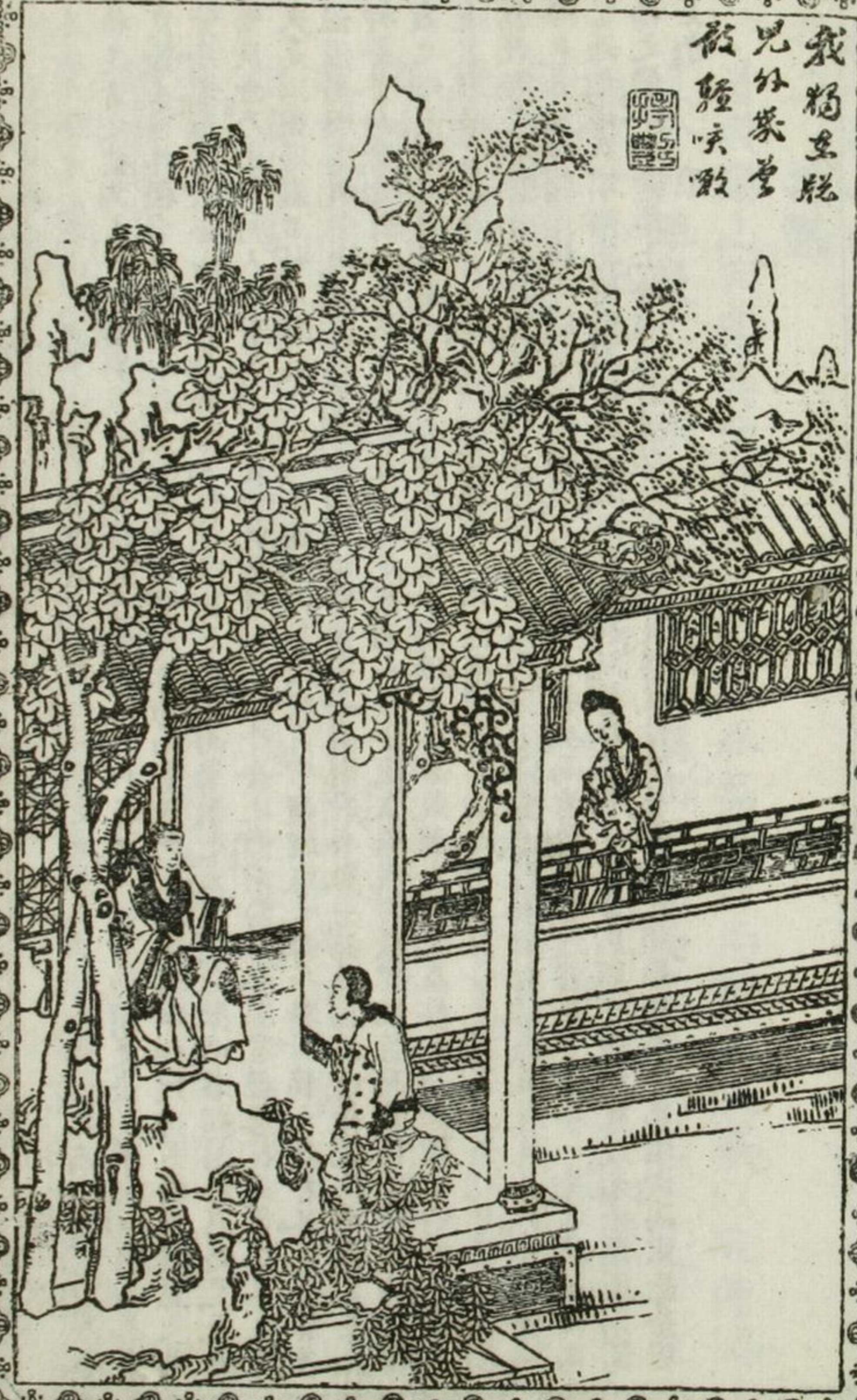
右第四十三節偷讀之謂是要其來錦繡才子讀之知是要其去也

若說要其來則是止寫張生其文淺必說要其去則直寫出雙文其

文甚深也詩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此最是不可奈何時節也○聖歎自幼學佛而往往如湯惠休綺語未除記曾有一

詩云星河將半夜雲雨定微寒簾響私行怯窗明欲度難一雙金屈戌十二玉欄干纖手親捫遍明朝無跡看亦最是不可奈何時節也

我獨在牀
兒外茶堂
敬輕天敬



增像第六才子書

卷四

拷盤圖

十二

立蒼苔祇將繡鞋兒水透

唐寅

玉成人事者。忘其立之久焉。夫繡鞋水透。蒼苔為之也。而立之者。果為誰乎。紅粉憶之。而如悔也。曰。甚哉。熱裏者之徒。為人計也。憐窮窶之淑女。成君子之好。速延佇花陰。徘徊有待。謂是裏足不前也。然而其情良苦矣。窗外輕噉。予何以不敢哉。誠懼被窩驚鳳。噉馬而驚飛也。夫以隔牆酬和。幾待月於西廂。至此而驚飛者。乃在撮合山也。咎誰歸乎。又恐枕邊鴛鴦。噉馬而驚散也。夫以花底琴心。各相思於異地。至此而驚散者。乃由執柯人也。責奚逃乎。是以欲送郎。不惜千金之體。同於私奔。而苔徑落花。尚留往來之迹。夫是以彼欲竊玉。姑以瓊瑤之姿。聊為偷香。而蒼階夜月。常窺迎送之踪。予斯時。獨立蒼苔耳。夫蒼苔多溫溫則非若乾燥之處。足以容身。意兩人綢繆情多。而我則欲去難去。而低徊流連。徒受此冷落之景也。抑蒼苔向陰。陰則非若溫煖之地。足以托足。想兩人款洽風生。而我則欲留難留。而徒倚躑躅。徒任此淒寂之苦也。況良夜迢迢。冷露滴於無聲。而玉步珊珊。吾其如此。獨立何。况蟲聲唧唧。接續鳴於四壁。而金蓮窄窄。吾又奈此蒼苔何。噫。斯時繡鞋兒將水透矣。憶剪刀初落。欲其舉步生蓮。而又恐以寬窄惟宜。不稱纖纖之步。吾為此繡鞋。亦極愛惜之至矣。而忽於蒼苔承露。身憶金針初繡。欲其花樣生新。而又恐以顏色未佳。時較絲絲之線。吾作此繡鞋。又極經營之苦矣。而肯於蒼苔履霜。身自陽臺一會。未聞繡鞋為雲雨之媒。今不意花間微潤。淡我新紅。而水透如斯。想月下冰人。理當然耶。自銀河夜渡。未必繡鞋為駕橋之鵲。今不意草上餘滋。減於碧翠。而水透若此。想風情透骨。亦似此耶。雖然。我者甚來由。而立此蒼苔上乎。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四

四之二 拷豔

昔與斲山同客共住。霖雨十日。對床無聊。因約賭說快事。以破積悶。至今相距既二十年。亦都不自記憶。偶因讀西廂至拷豔一篇。見紅娘口中作如許快文。恨當時何不檢取共讀。何積悶之不破。於是反自追索。猶憶得數則。附之左方。並不能辨何句是斲山語。何句是聖歎語矣。

其一。夏七月。赤日停天。亦無風。亦無雲。前後度赫然如洪爐。無一鳥敢飛來。汗出徧身。縱橫成渠。置飯於前。不可得喫。呼童欲卧地上。則地濕如膏。蒼蠅又來緣頸附鼻。驅之不去。正莫可如何。忽然大黑車軸疾射。湖拜之聲。如數百萬金鼓。簷溜浩於瀑布。身汗頓收。地燥如掃。蒼蠅盡去。飯便得喫。不亦快哉。其。一十年別友。抵暮忽至。開門一揖畢。不及問其船來陸來。并不及

命其坐床坐榻。少叙寒暄。便自疾趨入內。卑辭叩內子。君豈有斗酒如東坡婦乎。內子欣然。拔金簪以相付。計之可作三日供也。不亦快哉。

其一。空齋獨坐。正思夜來床頭鼠耗可惱。不知其夏夏者。是損我何器。嗙嗙者是。裂我何書。中心回惑。其理莫措。忽見一後猫。注目搖尾。似有所覩。斂聲屏息。少復待之。則疾趨如風。撒然一聲。而此物竟去矣。不亦快哉。

其一。於書齋前。拔去垂絲海棠。紫荊等樹。多種芭蕉。一二十本。不亦快哉。

其一。春夜與諸豪士。快飲至半醉。佳本難佳。進則難進。旁一解音童子。送忽大紙。碾可十餘枚。便自起身。出席取火。放之。硫黃之香。自鼻入腦。通身怡然。不亦快哉。

其一。街行見兩措大。執爭一理。既皆目裂頸赤。如不戴天。而又高拱

手。低曲腰。滿口仍用者也。之乎等字。其語刺刺。勢將連年不休。忽有壯夫掉臂行來。振威從中一喝而解。不亦快哉。

其一。子弟背誦書爛熟。如餅中瀉水。不亦快哉。

其一。飯後無事。入市閒行。見有小物。戲復買之。買亦已成矣。所差者至數。而市兒苦爭。必不相饒。便淘袖中一件。其輕重與前直相上下者。擲而與之。市兒忽改笑容。拱手。連稱不敢。不亦快哉。

其一。飯後無事。翻倒做篋。則見新舊遺欠文契。不下數十百通。其人或存或亡。總之無有還理。背人取火。拉雜燒淨。仰看高天。蕭然無雲。不亦快哉。

其一。夏月科頭赤脚。自持涼織。遮日看壯夫唱吳歌。踏桔槔水。一時淙湧而上。譬如翻銀滾雪。不亦快哉。

其一。朝眠初覺。似聞家人歎息之聲。言某人夜來已死。急呼而訊之。正是一城中第一絕有心計人。不亦快哉。

其一。夏月早起。看人於松棚下。鋸大竹作簞用。不亦快哉。
其一。重陰匝月。如醉如病。朝眠不起。忽聞衆鳥。畢作弄晴之聲。急引
手。舉帷。推窗視之。日光晶熒。林木如洗。不亦快哉。

其一。夜來似聞某人素心。明日試往看之。入其門。窺其閨。見所謂某
人。方據案面南看一文書。顧客入來。默然一揖。便拉袖命坐。曰。君既
來。可亦試看此書。相與歡笑。日影盡去。既已自飢。徐問客曰。君亦飢
耶。不亦快哉。

其一。本不欲造屋。偶得閒錢。試造一屋。自此日為始。需木。需石。需瓦。
需執。需灰。需釘。無晨無夕。不來賒於兩耳。乃至羅雀掘鼠。無非為屋
較計。而又都不得屋住。既已安之。如命矣。忽然一日。屋竟落成。刷牆
掃地。糊窗掛畫。一切匠作出門。畢去。同人乃來分榻列坐。不亦快哉。
其一。冬夜飲酒。薄復寒甚。推窗試看。雪大如手。已積三四寸矣。不亦
快哉。

其一。夏日於朱紅盤中。自拔快刀。切綠沉西瓜。不亦快哉。

其一。久欲為比丘。苦不得公然喫肉。若許為比丘。又得公然喫肉。則
夏月以熱湯快刀。淨刮頭髮。不亦快哉。

其一。存得三四癩瘡於私處。時呼熱湯關門澡之。不亦快哉。

其一。篋中無意。忽檢得故人手跡。不亦快哉。

其一。寒士來借銀。謂不可啟齒。於是唯唯。亦說他事。我窺見其苦意。
拉向無人處。問所需多少。急趨入內。如數給與。然後問其必當速歸。
料理是事耶。為尚得少留共飲酒耶。不亦快哉。

其一。坐小船。遇利風。苦不得張帆。一快其心。忽逢艣舸。疾行如風。試
伸挽鉤。聊復挽之。不意挽之便着。因取纜。纜向其尾。口中高吟老杜。
青惜峰巒黃知橘柚之句。極大笑樂。不亦快哉。

其一。久欲覓別居。與友人共住。而苦無善地。忽一人傳來云。有屋不
多。可十餘間。而間臨大河。嘉樹蔥然。便與此人共喫飯畢。試走看之。

都未知屋如何。入門先見空地一片。大可六七畝許。異日瓜果不足復慮。不亦快哉。

其一。久客得歸。望見郭門兩岸童婦。皆作故鄉之聲。不亦快哉。

其一。佳磁既損。必無完理。反覆多看。徒亂人意。因宣付厨人。作雜器充用。永不更令到眼。不亦快哉。

其一。身非聖人。安能無過。夜來不覺私作一事。早起怦怦。實不自安。忽然想得佛家有布薩之法。不自覆藏。便成懺悔。因明對生熟眾客。快然自陳其失。不亦快哉。

其一。看人作孽。竄大書。不亦快哉。

其一。推紙窗放蜂出去。不亦快哉。

其一。作縣官。每日打鼓退堂時。不亦快哉。

其一。看人風箏斷。不亦快哉。

其一。看野燒。不亦快哉。

其一。還債畢。不亦快哉。

其一。讀虬髯客傳。不亦快哉。

而實不圖西廂記之拷豔一篇。紅娘口中。則有如是之快文也。不圖其金蕉葉之便。認知情犯由也。不圖其鬼三台之竟說權時落後也。不圖其禿廝兒之反供月餘一處也。不圖其聖藥王之快講女大難留也。不圖其麻郎兒之切陳大恩未報也。不圖其絡絲娘之痛惜相

國家聲也。夫枚乘之七治病。陳琳之檄愈風。文章真有移換性情之力。我今深恨二十年前。賭說快事。如兒女之鬪百草。而竟不曾舉此

向斷山也。

夫人引歡郎上云。這幾日見鶯鶯。語言恍惚。神思加倍。腰肢體態。別又不同。心中甚是委決不下。歡云。前日晚夕。夫人睡了。我見小姐和紅娘去花園裏燒香。半夜等不得回來。夫人云。你去喚紅娘來。歡喚紅娘科。紅云。哥兒喚我怎麼。歡云。夫人知道你和小姐花園裏去。如今要問你

哩。紅鸞云。呀。小姐。你連累我也。哥兒。你先去。我便來也。金塘水滿鴛鴦。睡繡戶。風開鸚鵡。知麗句。

越調關鵲鶉紅娘唱 止若是夜去明來。倒有箇天長地久。是理有不爭你握雨携雲常使我提心在口。是理有你止合帶月披星。誰許你停眠整宿。是理有右第一節。雖為追怨鶯鶯之辭。然西廂每寫一事。必中其中。默會何則。如世間男女之事。固所謂夜去明來之事也。夜去明來之事。則必須分外加意。帶月披星。如果分外加意。帶月披星。則雖至於天長地久。亦豈復勞提心在口也哉。獨無奈世之痴男痴女。其心亦明知此為夜去明來之事。必當分外加意。帶月披星。而往往至於其間。則不覺不知。自然都必至於停眠整宿焉。豈惟至於其間之停眠整宿而已。乃至不覺不知。自然偏向人面前。握兩搗雲馬。嗚呼。只此平平六句。而一切痴男痴女。狂淫顛倒。無不寫盡。作西廂記人。定是第八童真住菩薩。又豈願問哉。

夫人他心數多。性情儻。還要巧語花言。將沒作有。猜他猜你紫花兒序。猜他窮酸。做了新婿。猜你小姐。做了嬌妻。猜我紅娘。做的牽頭。猜我妙妙

右第二節。忽故作翻跌。言我三人。即使並無其事。渠一人。還要猜說。或有其事。一節。只作一句讀也。

況你這春山低翠。秋水凝眸。都休。妙妙行文乃如洛水神妃。乘月凌波。只把你裙帶兒。拴鈕門兒。扣比舊時。肥瘦。出落得精神。別樣的風流。水未出。如是清絕。如是豔絕。如是亭亭。如是娉娉矣。

右第三節。況你妙。都休妙。只把妙。與上節成翻跌。真乃異樣。姿致也。○細思。若不作此翻跌。總總無落筆處。纔落筆。便是唐突鶯鶯。

我真將來。我到夫人那里。夫人必問道。死那小賤人。**金蕉葉**我着你。但去處行監坐守。誰教你。迤逗他。胡行亂走。這般問如何。訴休。

右第四節。先擬一遍。真是可兒。

我便只道夫人在上紅娘自幼不敢欺心
便與他個知情的犯由

右第五節此即下去一篇大文認定之題目也稍復推諉便成鈍置

西廂記從前至後誓不肯作一筆鈍置也

只是我圖着什麼來妙妙真有此事真有此情真有此理大則立朝小則做家至臨命時回首自思真成一哭耳

調笑令他並頭效綢繆倒鳳顛鸞百事有我獨在窗兒外後曾敢輕咳嗽

右第六節上既算定登對此便忽然轉筆作深深埋怨語而凡前篇前於酬簡篇中真是

如今嫩皮膚去受蘆棍兒抽我這通殷勤的着甚來由

右第七節豈獨紅娘並喚醒天下萬世一輩熱血任事人真乃痛哉

咳小姐我過去呵說得過你休歡喜說不過你休煩惱你只在這裡打聽波

紅娘見夫人科夫人云小賤人怎麼不跪下你知罪麼紅云紅娘不知罪夫人云你還自口強哩若實說呵饒你若不實說呵我只打死你個小賤人說科你和小姐半夜花園裏去紅云不曾去誰見來夫人云歡郎見來尚兀自推哩打科只畧推耳不力推也力推便成鈍置豈復是紅娘人物豈復是西廂筆法哉可想

紅云夫人不要閃了貴手且請息怒聽紅娘說
不惟夫人且請息怒聽紅娘說惟讀者至此亦且請掩卷算紅娘如何說蓋天下最可惜是迢迢良夜轟飲先醉一見絕世佳人疾促其解衣上床二夾取江瑤柱滿口大嚼三輕將古人妙文成片誦過四此皆上犯天條下遭鬼慘之事必宜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者也

鬼三台夜坐時停了鍼繡如春山吐雲相似妙妙看其逐句漸漸而出恰
和小姐閑窮究說閑話猶未說張生妙妙看其逐句漸漸而出因此句

不說彼女兒在深閨中亦必無說哥哥病久說張生猶未候張生妙妙看其漸漸而出○不稱張生妙妙看
稱哥哥愁便愁殺嗒兩個背着夫人向書房問候字使夫人背着夫人失驚妙妙
人乖又乖殺人殺嗒兩個背着夫人向書房問候

右第八節更不力推他便自招已為妙絕而尤妙於作當廳招承語而閉閉然只如叙情也只如寫畫也只如述一好事也只如談一他人也嘻異哉技蓋至此乎○細思若一作力推語筆下便自忙此正為更不復推因轉得閒耳

夫人云問候呵他說甚麼妙妙看他下文問出三個他說來
他說夫人近來思做餅教小生半途喜變憂

此一他說可也猶夫人意中之說也
他說紅娘你且先行他說小姐權時落後
此兩他說不可也乃夫人意外之說也

右第九節紅娘之招承可也但紅娘招承至於此際則將如何措辭忽然只就夫人口中說說甚麼之一句輕輕接出三個他說而其

遊已宛然此雖天仙化人乘雲御風不足為喻矣
夫人云哎喲小賤人他是個女孩兒家着他落後怎麼讀至此句時不從來事至於此定不得不作如此問耳

禿廝兒定然是神鍼法灸難道是燕侶鶯傳俗本之鈍置真乃不足道也
右第十節普天下錦繡才子齊來看其反又如此用筆真乃天仙化人通身雲霧通身冰雪聖歎惟有倒地百拜而已○既有夫人哎喲之句則其事已自了然便定應向萬難萬難中輕輕描出筆來也再說便不是說話也批妙

他兩個經今月餘只是一處宿

右第十一節夫人疑有這一夕便偏不說這一夕夫人疑只有這一夕便偏要說不止這一夕純作天仙化人明滅不定之文王龍標有雲英化水光采與同之詩我欲取以贈之

何須你一一搜緣由聖藥王他們不識憂不識愁一雙心意兩相投夫人

你得好休。便好休。其間何必苦追。

右第十二節。已上是招承。已下是排解。忽然過接。疾如鷹隼。人生有如此筆墨。真是百年快事。

夫人云。這事都是你個小賤人。紅云。非干張生小姐紅娘之事。乃夫人之過也。

快文。妙文。奇文。至文。夫人云。都是小賤人。乃紅娘忽然添出張生小姐四字者。明是為張生小姐推夫人。而暗是為自家推張生小姐也。可想。

夫人云。這小賤人。倒拖下我來。怎麼是我之過。紅云。信者人之根本。人而無信。大不可也。當日軍圍普救。夫人許退得軍者。以女妻之。張生非慕小姐顏色。何故無干建策。夫人兵退身安。悔卻前言。豈不為失信乎。既不允其親事。便當酬以金帛。令其舍此遠去。卻不合留於書院。相近咫尺。使怨女曠夫。各相窺伺。因而有此一端。夫人若不遮蓋此事。一來

辱沒相國家。二來張生施恩於人。反受其辱。三來告到官司。夫人先有治家不嚴之罪。依紅娘愚見。莫若恕其小過。完其大事。實為長便。常言女大不中留。麻郎兒。又是一個文章魁首。一個仕女班頭。一個通徹三教九流。一個曉盡描寫刺繡。後世有便休罷手。

右第十三節。快然寫出。更無留難。人若胸膈有疾。只須朗吟。拷盡十遍。便當開豁。清利。永無宿物。

大恩人。怎做敵頭。啓白馬將軍故友。斬飛虎么麼草寇。

右第十四節。再申說彼。絡絲娘不爭和張解元參辰卯酉。便是與崔相國出乖弄醜。到底干連着自己皮肉。

右第十五節。再申說此。夫人你休究。

右第十六節。總結之。讀竟。請浮一大白。

這小賤人倒也說得是我。不合養了這個不肖之女。經官呵。其實辱沒家門。罷罷。俺家無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便與了這禽獸罷。紅娘先與我喚那賤人過來。紅娘請云。小姐。那棍子兒。只是滴溜溜在我身上轉。喚我直說過了。如今夫人請你過去。鶯鶯云。羞人答答的。怎麼見我母親。紅云。哎。小姐。你又來。娘跟前。有甚麼羞羞時。休做。

都是清絕麗極之文。
小桃紅。你個月明。纔上柳梢頭。卻早人約黃昏後。羞得我腦背後。將牙兒。襯着衫兒袖。怎疑眸。只見你鞋底尖兒瘦。一個恁情的不休。一個啞聲兒。厮擗。其淫至於使年老人尚不可。那時不曾害半星兒羞。
右第十七節。忽又接雙文口中羞字。另作一篇沉鬱頓挫之文。倉讀之。謂是點染戲筆。不知正是紛披老筆也。我又忽想酬簡一篇。只是寫定情初夕。然則此處真不可不補寫此節也。此方是一月以來。張生雙文也。然而遂成虛謔矣。

鶯鶯見夫人科。夫人云。我的孩兒。只字夫人哭科。鶯鶯哭科。紅娘哭科。寫紅娘亦哭。便寫盡女兒心。性也。妙。夫人哭科。鶯鶯哭科。紅娘哭科。裏是因何。故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兩下。記幼時曾見一打棗竿。裏調情也。我的。兒。至於如此。俗本皆失。一何可恨。

夫人云。我的孩兒。你今日被人欺負。奇妙。妙。做下這等之事。都是我的業障。待怨誰來。
真好夫人。真好西廂。我讀之。一點酸直從脚底。透至頂心。蓋十數日。不可自解也。
我待經官呵。辱沒了你父親。這等事。不是俺相國人家做出來的。鶯鶯大哭科。夫人云。紅娘你扶住小姐。罷罷。都是俺養女兒不長進。你去書房裏喚那禽獸來。
西廂科。白之妙。至於如此。
紅娘喚張生科。張生云。誰喚小生。真乃睡裏夢裏。試問之云。紅云。你

增像第六才子書 卷四 拷戲 二十一

的事發了也。夫人喚你哩。張生云：紅娘，及奈何？你與我遮蓋些。不知誰在？夫人行說來。小生惶恐，怎好過去？紅云：你休伴小心，老着臉兒，快些過去。

後既然泄漏，怎干休？破其與我遮蓋及

右第十八節，寫紅娘只是一味快，真乃可兒。是我先投首之語也。妙妙。

右第十九節，昔曹公既殺德祖，內不自安，因命夫人通候其母，兼送奇貨若干，內開一物云：知心青衣二人，異哉！世間豈真有此至寶耶？為之忽忽者累月。今讀西廂，知紅娘正是其人，殆又將為之忽忽也。他如今賠酒賠茶，倒攔就你反擔憂。破其惶恐之語也。

右第二十節，嚼哀梨，便如嚼雪矣。

何須定約通媒媾，我擔着個部署不周。右第二十一節，言今日之事皆在於我，欲其放心速過去也。可兒可兒。

你元來苗而不秀，呸！一個銀樣蠟槍頭。

右第二十二節，有得奚落，可兒可兒。

張生見夫人科。夫人云：好秀才，豈不聞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我便待送你到官府去，祇辱沒了我家門。我沒奈何，把鶯鶯便配與你為妻。只是俺家三輩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應去，俺與你養着想婦兒得官呵，來見我，到落呵，休來見我。張生無語，跪拜科。

東原樂相恩事，一筆勾。早則展放從前眉兒皺，密愛幽歡恰動頭。

右第二十三節，回遶前文，遙遙自從借廂酬韻，直至於今，真所謂而後乃今心滿意足，神歡人喜也。卻不謂又是反挑下篇。

誰能說大篇感士不遇賦。

右第二十四節，只用三個字作一篇，卻動人無限感慨，只如聖歡便。

是不能說也。何獨聖歎不能說。即張生雙文少前一刻亦便不能說也。痛定思痛。險過思險。只三個字。灑落有心。人無限眼淚。凡的般可喜。娘麗兒也要人消受。人化出神之句。非雙文固不敢當。非張生亦不敢當也。聖歎餘生。當日唱之。

右第二十五節。妙絕妙絕。弄筆至此。真是龍跳天門。虎卧鳳闕。豈復尋常手腕之所得學哉。

天人云。紅娘你分付收。拾行裝。安排酒肴菓盒。明日送張生。到十里長亭。錢行去者。寄語西河堤畔柳。安排青眼送行人。夫人引鶯鶯下。

紅云。張生你還是喜也。還是悶也。
收尾。直要到歸來時。畫堂簫鼓鳴春。畫方是一對兒。寫交鳳友。如今還不
 受你說媒。紅喫你謝親酒。以字是快字。句是悶句。妙妙。
 右第二十六節。下必讀。至後篇。而遍身麻木。不得動彈矣。



不
 大
 令
 是
 如
 是
 如
 是
 如

昨宵今日清減了小腰圍

唐寅

形之忽異也。撫時而心傷矣。夫小腰圍而何以忽清減也。惟昨宵今日故耳。傷哉。嗚呼。何以堪此。若曰。吾竊悲夫命之不猶也。姑謂獲佳耦以終身。庶幾骨肉相依。無有別恨之傷懷抱矣。不意歡愛伊始。忽墜違之與。嗟。俯視形骸。不逾時而憔悴。損人差比。梅花之瘦也。天實為之。其謂之何。今者意似痴。心如醉。非以行色匆匆。故耶。思昔翠被生香。嫣然而關春風。斯時伉儷相隨。環珮珊珊之餘。別有風光之堪挹也。曾幾何而至於昨日。矣。繡閣留春。悄然而畫雙蛾。斯時琴瑟相諧。羅袖翩翩之下。別有容顏之可慕也。又幾何而至於今日矣。噫。昨宵今日。而尚忍言哉。顧影自憐。非復曩日神形。撫膺長吁。自異從前體態。予方謂形單影隻。未長惹桂枝之香。嗟何及矣。乃昔銀缸而解羅帶。覺蘭麝猶見。而鬆馬私禱者。竟不可以分寸計也。方謂薄衾孤枕。難早種並蒂之蓮。傷如何矣。乃對牙牀而整榴裙。覺艷色依然。而寬馬有餘者。若竟難以大小數也。噫。我腰圍原自小耳。至昨宵今日。而胡清減一至於斯耶。風前舞。柔弱自堪憐耳。至於今。曾為時幾何。而柔者復已減也。腰圍纖纖。別有憔悴。而非關愛月眠。嗚呼。小蠻楊柳。瘦影自天成耳。至昨之於今。曾流光有幾。而瘦者乃盡。盡減也。細腰嫋嫋。殊多離恨。而非因好花朝起矣。前此窗外賞音。業已相思入骨。小腰圍非不清弱也。然玉生烟。清減者幾而。非因好花朝起矣。前此窗外賞音。業謂雲雨巫山。斷人腸。有如是心傷耶。言病裏迴文。亦幾心內如度。小腰圍如不清削也。然而玉樓人醉。清減者轉而妖娜矣。不料今日較昨宵。而悶轉深也。所謂冰雪一番寒徹骨。有如是情慘耶。斯時欲訴清減之苦。又恐酒離人之淚。自願腰圍。惟有飲恨耳。欲話清減之形。又懼嗔惡母之怒。私念腰圍。祇有咽泪耳。噫。我而若斯。實命不猶。嗟我懷人。不知如何。點然魂消也。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四
四之三 哭宴

佛言。一切衆生。於空海中。妄想為因。起顛倒緣。唯然世尊。云何名為妄想。為因。起顛倒緣。佛言善哉。汝善思惟。我今當說。妄想因者。是大空海。常自和合。非見面法。常自寂靜。非別離法。無有彼我。非不數法。一切具足。非可數法。衆生無明。不守自性。自然業力。如風鼓盪。於是妄想。微細流注。先於無我。清淨地中。妄起計着。謂此是我。既已有我。於彼其餘。無量非我。純清淨法。自然不得。不名則人。由是轉展。彼諸非我。名為人者。亦復妄起。各各計着。皆悉自謂。此決是我。既已各各自謂。為我。則彼於我。自然各各。以為非彼。既已非彼。自然不得。不又名我。反謂之人。如是衆生。並住一國。或一聚落。乃至一家。於其中間。生諸慕悅。以慕悅故。則生愛玩。愛玩久故。則篤恩義。恩義極故。伸諸語言。或復倚肩。或復促膝。或復攜手。或復抱持。密字低聲。指星誓水。

我於世間獨愛一人。所謂一人。則汝身是。我真不愛。其餘一人。復有語言。我今與汝。便為一人。無有異也。復有語言。汝非是汝。汝則是我。我亦非我。我則是汝。伸如是等諸語言時。兩情奔悅。猶如渴鹿而赴陽燄。不受從旁一人教諫。亦復不令從旁之人。得知其事。於其家中。起一高樓。莊校嚴飾。極令華好。中敷婉筵。兩頭安枕。簫笛笙篪。琵琶鼓樂。一切樂具。畢陳無缺。如是二人。坐着樓中。以晝為夜。以夜為晝。一切世間人所曾作。如是二人。無不皆作。復次世間人。不曾作。如是二人。亦無不作。其樓四面。起大危垣。樓下階梯。盡撤不施。並不令人得窺暫見。乃至不令人得相呼。如是眾生。沉在妄想。顛倒海中。妄想為因。作諸顛倒。顛倒為緣。復生妄想。妄想顛倒。顛倒如是。眾生墜墮其中。從於一劫。乃至二劫。三劫。四劫。遂經千劫。如人醉酒。中邊皆眩。非是少藥。之所得愈。於是尊者。即從座起。涕淚悲泣。重白佛言。大慈世尊。如是眾生。云何度脫。佛言善哉。汝善思惟。我今當說。如是

眾生。不可度脫。雖以如來。大慈大悲。方便說法。極大巧妙。猶不能令得度脫也。何況以下。須陀洹人。斯陀舍人。阿那舍人。辟支佛人。而能為彼作大度脫。尊者重又白其佛言。大慈世尊。如是眾生。如世尊言。然則終不得度脫耶。佛言善哉。汝善思惟。我今當說。如是眾生。終不度脫。設以先世。有福德故。不度脫中。忽應度脫。則彼眾生。自作度脫。非是餘人。來相度脫。云何名為。不度脫中。忽應度脫。是彼眾生。自作度脫。非是餘人。來相度脫。汝善思惟。我今當說。如是眾生。正顛倒時。先世福德。忽然至前。則彼眾生。便當離別。或緣官事。而作離別。或被王命。而作離別。或受父母之所發遣。而作離別。或罹兵火之所波送。而作離別。或遇仇家之所迫持。而作離別。或遭勢力之所脅奪。而作離別。或自生嫌。而作離別。或信人讒。而作離別。乃至或因一期報盡。死王相促。長作離別。汝善思惟。夫離別者。一切妄想。顛倒眾生。善知識也。離別名為療癡良藥。離別名為割愛慧刀。離別名為挾網坦塗。

離別名為釋縛恩救。汝善思惟。一切衆生。最苦離別。最難離別。最重離別。最恨離別。而以先世福德力故。終亦不得不離別時。自此一別。一切都別。蕭然閒居。如夢還覺。身心輕安。不亦快哉。汝善思惟。設使衆生。於先世中。無有福德。則於今世。終無離別。既無離別。即久顛倒。顛倒既久。便成怨嫉。云云。已上。出大藏擬字函。佛化孫陀羅難陀。入道經。由是言之。然則西廂之終於哭宴一篇。豈非作者無盡婆心。滴淚滴血。而抒是文乎。如徒以昌黎歡愉難上。憂愁易好之言目之。豈不大負前人津梁一世之盛心哉。

夫人上云。今日送張生赴京。紅娘快催小姐同去十里長亭。我已分付人安排下筵席。一面去請張生。想亦必定收拾了也。

鶯鶯紅娘上云。今日送行早則離人多感。況值暮秋時候。好煩惱人也。呵。

張生上云。夫人夜來逼我上朝取應。得官回來。方把小姐配我。沒奈何。

只得去走一遭。我今先往十里長亭等候小姐。與他作別。呵。張生先行科。

鶯鶯云。悲歡離合一杯酒。南北東西四馬蹄。悲科。

正宮端正好鶯鶯唱。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絕妙好辭。

右第一節。恰借范文正公窮塞主語作起。純寫景。未寫情。

滾繡球恨成就得遲。怨分去得疾。柳絲長。玉驄難繫。右第二節。此遲疾二句。方寫情。○通篇。反反覆覆。曲曲折折。都只寫此遲疾二句也。又添柳絲一句者。只是甚寫其疾也。

倩疎林。你與我掛住斜暉。你與我。你字妙。杜詩云。春宅棄汝去。又云。濁醪誰造汝。皆是此等字法也。

右第三節。前日即此日也。曾要教賢聖打。今日亦即此日也。却要教疎林掛。嗟乎。為汝日者。不亦難乎。○吳歌云。做天切莫要做個四月天。天則天矣。乃云做天。做天則做矣。乃云切。勿做四月天。世間有此奇奇妙妙之文。

蠶要溫和。麥要寒。種小

菜個哥哥要落雨。採桑娘子要晴乾。嗟乎。天地之大。人猶有憾。類如斯矣。若事於仁。堯舜猶病。不其然乎。何獨怪於雙文焉。馬兒慢慢行。車兒快快隨。

右第四節二句十字。真正妙文。直從雙文當時。又稱小。又憨癡。又苦惱。又聰明。一片微細心地中的描畫出來。蓋昨日拷問之後。一夜隔絕不通。今日反借錢別。圖得相守一刻。若又馬兒快快行。車兒慢慢隨。則是中間仍自隔絕。不得多作相守也。即馬兒慢慢行。車兒慢慢隨。或馬兒快快行。車兒快快隨。亦不成其為相守也。必也馬兒則慢慢行。車兒則快快隨。車兒既快快隨。馬兒仍慢慢行。於是車在馬右。馬在車左。男左女右。比肩並坐。疎林掛日。更不復夜。千秋萬歲。永在長亭。此真小兒女又稱小。又苦惱。又聰明。又憨癡。一片的微細心地。不知作者如何寫出來也。批文真是妙文。批真是妙。批聖教亦不敢復讓。妙。者任之終破題者文之始。恰告了相思迴避。破題兒又早別離。

右第五節此即上文遲疾二句也。通篇忽忽只寫此二句。猛聽得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

右第六節上寫行來。此寫已到也。○驚心動魄之句。使讀者亦自失色。

紅云。小姐。你今日竟不曾梳裹。呵。鶯鶯云。紅娘。你那知我的心來。此恨誰知。叨叨令見安排。車兒馬兒。不由不熬熬煎煎的氣。妙甚。心情花兒。鬻兒。打扮得嬌嬌滴滴的媚。妙妙。眼看着衾兒枕兒。只索要昏昏沉沉的睡。妙妙。誰管他衫兒袖兒。濕透了重重疊疊的淚。妙妙。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悶殺人也麼哥。誰思量書兒信兒。還望他恹恹惶惶的寄。妙妙。

右第七節自第一節至第五節寫行來。第六節寫已到。此第七節則重寫未來時也。此非倒轉寫也。只為匆匆出門。其事須疾。則不應多寫家中情事。誠恐一寫便見遲留。今既至此時。正是不妨補寫也。史記最用此法。異日盡欲呈教。○又寫得沉鬱之至。最為耐讀文字。

夫人鶯鶯紅娘作到科。張生拜見夫人科。鶯鶯背轉科。
夫人云：張生，你近前來。自家骨肉，不須迴避。孩兒，你過來見了呵。張生

鶯鶯相見科。科白。

夫人云：張生這壁坐。老身這壁坐。孩兒這壁坐。紅娘斟酒來。張生你滿
飲此杯。我今既把鶯鶯許配於你，你到京師，休辱沒了我孩兒。你掙扎
個狀元回來者。張生云：張珙才疎學淺，憑仗先相國及老夫人恩蔭，好
歹要奪個狀元。回來封拜小姐。各坐科。鶯鶯吁科。科白。

脫布衫下西風黃葉紛飛，染寒烟衰草淒迷。酒席上斜簽着坐的。

右第八節寫坐文甚明。○須知其風葉烟草四句，非複寫端正好中
語，乃是特寫雙文眼中曾未見坐於如是之地也。端正好是寫別景。
此是寫坐景可想。

我見他蹙愁眉死臨侵地。**小梁州**閣淚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張生怕人知。張生怕人知。張生怕人知。

偏又知之。昨讀莊惠濠上互不能知之文。今又讀張猛於見了把頭低。長

吁氣推整素羅衣。是何神理。直寫至此。

右第九節真寫殺張生也。然是寫雙文看張生也。然則真看殺張生
也。○寫雙文如此看張生，真寫殺雙文也。○打棗竿歌云：捐書人出
得門兒驟，趕梅香，喚轉來。我少分付了話頭。見他時，切莫說我因他
瘦。現今他不好說，與他又擔憂。他若問起我的身中也，只說災悔從
沒有。已是妙絕之文。然亦只是自說。今却轉從雙文口中體貼張生
之體貼雙文，便又多得一層。文心漩瀉，真有何限。

後雖然久後成佳偶，這時節怎不悲啼。

右第十節此句於最前借廂篇中即有之。而今於此篇復更作之者，
有文作已不許又作，又作即成矢楛。有文作已不妨又作，不作反成
空缺也。

意似癡心如醉，只是昨夜。今日清減了小腰圍。**上小樓**我只為合歡未已，
離愁相繼。前暮私情，昨夜分明。今日別離，我恰知那幾日相思滋味。誰想

那別離情更增十倍。正恐一個半動一個八兩過後

右第十一節此又忽忽寫前之二句也。自忘當情則覺耳小姐誤矣

夫人云紅娘服侍小姐把盞者鶯鶯把盞科張生吁科鶯鶯低云你向我手裏喫一盞酒者

後你輕遠別便相擲全不想腿兒相壓臉兒相偎手兒相持

右第十二節一月餘夫妻不復為唐突語

你與崔相國做女婿妻榮夫貴這般並頭蓮不强如狀元及第。從來只知今日方知夫以妻貴妙絕妙絕

右第十三節奇文妙文快文至文知此言者獨一秦嘉不知此言者亦獨一郭暖

重入席科吁科

滿庭芳供食太急你眼見須臾對面頃刻別離

右第十四節斗然怨到供食人真是出奇無窮○眼見妙老杜絕句

云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丁甯夫客自愁春何嘗見春若見春那有眼今止因自己煩悶怕見春來却無端冤其眼見罵其無賴是為真正無賴之至也此正用其眼見字

若不是席間子母當迴避有心待舉案齊眉。滴滴是淚雖是厮守得一時。又跌一句○總之直到半刻。底不肯作一停住之句也合教俺夫妻每共卓而食。滴滴是淚滴滴是血○偏寫得天出豈非眼底空留意尋思就裡險化做望夫石

右第十五節前文閒閒寫得張生這壁坐孩兒這壁坐不意中間有如一節至文妙文真乃應以離別身得度即現離別身而為說法矣

夫人云紅娘把盞者紅娘把張生盞畢把鶯鶯盞云小姐你今早不曾用早飯隨意飲一口兒湯波

快活三將來的酒共食嘗着似土和泥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氣息

泥滋味

奇文妙文天地中間數一數二之句

右第十六節豈惟奇文妙文便可豎作叢林勘遍天下學者。○庵主半夜被婆子遣了角女兒抱住凝然說頌云。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此即酒共食一似土和泥也。婆子明日便燒却庵。趕去此庵主。惡其有土氣息泥滋味也。今雙文不但似土和泥。乃至無有土氣息泥滋味。此正香嚴去年無立錫之地。今年錫也無時候也。文章一道。乃至於此令人失驚。

朝天子 煖溶溶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淚。

右第十七節此節是說酒是說淚不可辨得也。李後主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便是如出一口說話也。

右第十八節此節是說飯是說恨不可得辨也。佛言小兒以啼為食。婦人以恨為食。亦便是如出一口說話也。

只為蝸角虛名。蠅頭微利。拆鴛鴦坐兩下裡。坐字此即上一句一遞一聲長吁氣。筆力雄大。遂能兼寫張生。

右第十九節此與下二十節皆極力描寫拆字也。此猶是拆開而坐也。而已不可禁當也。

四邊靜。霎時間。杯盤狼藉。還要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兩處徘徊。大家是落日山橫翠。筆力雄大。遂能兼寫張生。

右第二十節此乃拆開至於不可復知其何在。心非木石。其又何以禁當也。

知他今宵宿在那里。有夢也難尋覓。

右第二十一節看他忽然這漏後篇。即知此篇之文已畢。乃下作耍孩兒六煞者。換過正宮。借轉般涉。蓋從來送別之曲。多作三疊唱之。最是變色動容之聲。又不比李暮吹笛。每一哨遍。必遞其聲。以媚之之例也。

夫人云紅娘分付轎起車兒請張生上馬我和小姐回去各起身科張
生拜夫人科夫人云別無他囑願以功名為念疾早回來者張生謝云
謹遵夫人嚴命張生鶯鶯拜科鶯鶯云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來
此囑語妙妙豈為官哉豈慮張生哉夫是昨日夫人怒辭猶在於
早遂不覺不吐於口必不得快也嬌小女兒其性格真有如此
張生云小姐放心狀元不是小姐家的是誰家的小生就此告別又
張生未必得狀元固不佳詩必定得狀元鶯鶯云住者君行別無所贈口占
元果不佳狀元原是小姐家的精絕
一絕為君送行棄擲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張
生云小姐差矣張珙更敢憐誰此詩一來小生此時方寸已亂二來小
姐心中到底不信且等即日狀元及第回來那時敬和小姐
作安微之聲親
別盡一哭矣
般涉耍孩兒淋漓紅袖淹情淚知你的青衫更濕改去司馬伯勞東去燕西
飛未登程先問歸期分明眼底人千里已過尊前酒一杯我未飲心先醉
眼中流血心內成灰

右第二十二節妙文自明

五煞到京師服水上趁程途節飲食順時自保千金體荒村雨露眼宜早
野店風霜起要遲鞍馬秋風裏無人調護自去扶持

右第二十三節妙文自明

四煞憂愁訴與誰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淚添九曲黃河溢恨壓
三峯華嶽低到晚西樓倚看那夕陽古道衰柳長堤

右第二十四節妙文自明

三煞方纔還是一處來如今竟是獨自歸這寫到歸家怕看羅幃裏昨宵是
繡衾奇煖留春住今日是翠被生寒有夢知留戀應無計一個據鞍上馬
兩個淚眼愁眉

右第二十五節妙文自明

二煞不憂文齊福不齊只憂停妻再娶妻河魚天雁多消息杜詩天上多
鴻雁河中足
我這里青鸞有信頻須寄你切莫金榜無名誓不歸君須記若見些異

鄉花草再休似此處栖遲

右第二十六節妙文自明

張生去小姐金玉之言小生一一銘之肺腑相見不遠不須過悲小生去也忍淚佯低面含情假放眉鶯鶯云不知魂已斷那有夢相隨張生下鶯鶯吁科

一煞青山隔送行疎林不做美淡烟暮靄相遮蔽夕陽古道無人語禾黍秋風尚馬嘶嬾上車兒內來時甚急去後何遲

右第二十七節妙文自明

夫人云紅娘扶小姐上車天色已晚快回去波終然宛轉從嬌女算是端嚴做老娘夫人下

紅娘云前車夫人已遠小姐只索快回去波鶯鶯云紅娘你看他在那里

收尾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妙句

右第二十八節入夢之因

將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般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妙句
右第二十九節

斜月殘
燈半明
半減



增像第六才子書

卷四 驚夢圖

三十三

慘離情半林黃葉

唐寅

草木無情。若助有情之慘焉。夫黃葉半林。於人何與。然而離人見之。不覺增慘矣。而謂情能已乎。意謂天下最足關情者。林間樹木耳。賞心者見之而喜。感懷者見之而悲。非物之能移人也。亦人之自為之也。若乃觀長林之秋色。望美人於遐方。寓目傷心。未知彼何如也。而予情不忍忘矣。望蒲東蕭寺。豈僅暮雲遮。豈雖未嘗重巒疊嶂。聳夏雲之奇峯。然冉冉者已不能情西風而疾掃。未嘗五色呈彩。慶卿雲於此夕。然磊磊者又不得依歸鳥而偕飛。而况觀間雲者。又一望無涯也。聽秋風之蕭颯。乃知聲在樹間。况映征袍者。又觸目無限也。觀秋光之黯淡。非是霜林醉深。噫嘻。願茲半林黃葉。而離情倍增矣。既不與窗前蕉葉。堪書相思之字。而徒蕭瑟林中。與征夫而相對。嗟哉。林葉。母亦離愁相繼。而有此黃瘦景象耶。復不與御溝紅葉。預為幽思之媒。而徒參差林間。與愁人而若合。傷哉。林葉。母亦離恨多端。而至於黃落可憐耶。夫合歡之樹。今雖難見。然胡不維葉萋萋。比美於葛覃。而乃若其黃矣。徒使人悶轉深也。連理之枝。今縱難求。然胡不其葉蓁蓁。傳感於桃夭。而乃其黃而墮。徒令人惹恨長也。思我離情。如之何勿慘。則黃葉之下。此住彼來者。盡是東西南北之客。誰則無情。而願傷心自予乎。然而予自慘矣。遠顏未幾。乃不能笑攜紅袖。為照鴉黃。而僅於一鞭殘照中。徘徊林木之顏。脫草木有知。應亦傷我之腸斷矣。慘何如矣。黃葉之間。度阡越陌者。悉為楚水吳山之士。誰非離人。而願推予情深乎。然而予更慘矣。別路無多。乃不得並倚粧臺。笑貼翠葉。而祇於琴劍蕭條間。四顧秋容之老。脫伊人目擊。更未知何以魂消矣。慘何如矣。觀此半林。無異半牀清冷。嗟彼黃葉。又何異黃昏時候。行行且止。吾其如此慘離情何。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四
四之四 驚夢

舊時人讀西廂記。至前十五章既盡。忽見其第十六章。乃作驚夢之文。便拍案叫絕。以為一篇大文。如此收束。正使煙波。渺然無盡。於是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何謂立德。如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其至德。參天贊化。俾萬萬世。食福無厭。此立德也。何謂立功。如禹平水土。后稷布穀。燧人火化。神農嘗藥。乃至身護一城。力庇一鄉。智造一器。工信一藝。傳之後世。利用不絕。此立功也。何謂立言。如周公製風雅。孔子作春秋。風雅為昌明和澤之言。春秋為剛強苦切之言。降而至於數千年來。鉅公大家。據胸奮筆。國信其書。家受其說。又降至於荒村老翁。曲巷童妾。單詞居要。一字利人。口口相授。稱道不歇。此立言也。夫言與功德事雖遞下。乃信其壽世。同名曰立。由此

論之。然則言非小道。實有可觀。文王既沒。身在於茲。必恐不免。不可
以不察也。西廂記一書。其中不過皆作男女相慕悅之辭。如誠以之
為無當者而已。則便可以拉雜摧燒。不復留迹。趙威后有言。此相率
而出於無用者。胡為至今不殺也。如猶食之棄之。總同雞跖。則計必
當反覆察驗。尋其用心。蓋烏知彼人之一日成書。而百年猶在。且能
家至戶到。無處無之者。此非其大力。以及其深心。既自作流傳。又自
作呵護者也。昨者因亦細察其書。既已第一章無端而來。則第十五
章亦已無端而去矣。無端而來也。因之而有書。無端而去也。因之而
書畢。然則過此以往。真成雪淡。譬如風至而竅號。風濟即竅虛。胡為
不憚煩。又多寫一章。蛇本自無足。卿又為之足哉。及我又再細細察
之。而後知其填詞。雖為末技。立言不擇伶倫。此有大悲生於其心。即
有至理出乎其筆也。今夫天地夢境也。眾生夢魂也。無始以來。我不
知其何年齊入夢也。無終以後。我不知其何年同出夢也。夜夢哭泣。

旦得飲食。夜夢飲食。旦得哭泣。我則安知其非夜得哭泣。故旦夢飲
食。夜得飲食。故旦夢哭泣。耶。何。心。夜。之。是。夢。而。旦。之。獨。非。夢。耶。鄭。之。
人。夢。得。鹿。置。之。於。隍。中。採。蕉。而。覆。之。彼。以。為。非。夢。故。採。蕉。而。覆。之。也。
不。採。蕉。而。覆。之。則。畏。人。之。取。之。彼。以。為。非。夢。故。畏。人。之。取。之。也。使。鄭。
之。人。止。於。夢。時。而。知。夢。之。為。夢。則。彼。豈。惟。不。採。蕉。而。覆。之。乃。至。不。復。
畏。人。取。之。豈。惟。不。復。畏。人。取。之。乃。至。不。復。置。之。隍。中。豈。惟。不。復。置。之。
隍。中。乃。至。不。復。以。之。為。鹿。傳。曰。至。人。無。夢。至。人。無。夢。者。非。無。夢。也。同。
在。夢。中。而。隨。夢。自。然。我。於。其。事。蕭。然。焉。耳。經。曰。一。切。有。為。法。應。作。如。
是。觀。是。以。謂。之。無。夢。也。無。何。而。鄭。之。人。夢。覺。順。塗。而。歸。口。歌。其。事。其。
鄰。之。人。聞。之。不。問。而。遽。信。之。往。觀。於。隍。中。發。蕉。而。鹿。在。此。則。非。禦。寇。
氏。之。寓言。也。天下之事實有之也。傳曰。愚人無夢。愚人無夢者。非無
夢也。實在夢中。而不以為夢。所有幻化。皆據為實。經曰。世間虛空。本
自不有。業力機關。和合即有。是以謂之無夢也。既而鄰人烹鹿。而鄭

人爭鹿則極可哀也已彼固不以為夢故真得鹿也子則已知是夢而無鹿者也若誠夢中之鹿則是子乃欲爭其無鹿也如將爭其有鹿則是爭其非子之鹿也甚矣此人之愚也夢鹿一夢也今爭鹿是又一夢也然則項者之夢覺無鹿是猶一夢也幸也禦寇氏則猶未欲言之而盡也脫正爭之而夢又覺則不將又大悔此一爭乎哉而鄭之君方且與之分之夫今日之鹿其何事分之與有如使此鹿而無鹿也者則全歸之鄭人鄰人本無與焉若使此鹿而真鹿也者則全歸之鄰人鄭人又無與焉如之何其與之分之者也為分無鹿與鄰人與為分真鹿與鄭人與如分無鹿則是鄰人今日又夢得半鹿也如分有鹿則是鄭人前日祇夢失半鹿也蓋甚矣夢之難覺也夢之中又有夢則於夢中自占之及覺而後悟其猶夢焉因欲又占夢中占夢之為何祥乎夫彼又烏知今日之占之猶未離於夢也耶善乎南華氏之言曰莊周夢為蝴蝶相相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

周也及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莊周夢為蝴蝶與不知蝴蝶夢為莊周與莊周與蝴蝶其必有分也何謂分莊周則莊周也蝴蝶則蝴蝶也既已為莊周何得是蝴蝶既已是蝴蝶何得為莊周且蝴蝶既覺而為莊周而猶憶其夢為蝴蝶之時則真不知莊周正夢蝴蝶蝴蝶之會不自憶為莊周也何也夫夢為蝴蝶誠夢也今憶其夢為蝴蝶是又夢也若莊周不憶蝴蝶則莊周覺矣若莊周并不自憶莊周則莊周大覺矣彼蝴蝶不然初不自憶為莊周遂并不自憶為蝴蝶不自憶為莊周則是蝴蝶覺矣因不自憶為莊周遂并不自憶為蝴蝶蝴蝶并不自憶為蝴蝶則是蝴蝶大覺也此之謂物化也者我烏知今身非我之前身正夢為蝴蝶耶我烏知今身非我之前身已覺為莊周耶我幸不憶我之前身則是今身雖為蝴蝶雖未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已稱大覺也我不幸猶憶我之今身則是今身雖為莊周雖至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終然大夢也經

右第一節。只用二句文字。便將上來一部西廂一十五篇若干淚點血點。香痕粉痕如風迅掃隔成異域。最是慈悲文字也。

馬遲人意懶。風急雁行斜。愁痕重疊。破題兒第一夜。妙絕之句。

右第二節。此入夢之因也。

步步嬌。昨宵個翠被香濃熏蘭麝。欹枕把身軀兒起。妙人妙事妙景。妙畫成此妙句。臉兒

厮搵者。妙人妙事妙景。妙畫成此妙句。恰似半吐的初生月。妙人妙事妙景。妙畫成此妙句。

右第三節。此入夢之緣也。佛言親者為因。疏者為緣。親者為第一夜之張生。疏者為前一夜之鶯鶯。第一夜之張生為結業。前一夜之鶯鶯為謝塵。因而因緣遂以入夢也。謝塵者。落謝之前塵也。即花謝之謝字也。○謝字之又奇者。莊子云。

早至也。店小二哥那里。店小二云。官人俺這有名草橋店。官人頭房裏下者。張生云。琴童撒和了馬者。點上燈來。我諸般不要喫。只要睡

些兒。琴童云。小人也辛苦。待歇息也。就在床前打鋪。琴童先睡着科。

張生云。今夜甚睡魔。到得我眼裏來。

落梅風。旅館欹單枕。亂蛩鳴四野。助人愁。紙窗風裂。乍孤眠。三字被兒薄

又法。冷清清幾時溫熱。

右第四節。此入夢之所借也。佛言三法和合。則一切法生矣。

張生睡科。反覆睡不着科。又睡科。睡熟科。入夢科。自問科。云。這是小姐的聲音。呀。我如今卻在那里。待我立起身來聽咱。

內唱。張生聽科。

北曲從無兩人互唱之例。故此只用張生聽。不用鶯鶯唱也。須知。

喬木查。走荒郊曠野。把不住心嬌怯。喘吁吁難將兩氣接。疾忙趕上者。

張生云。這明明是我小姐的聲音。他待趕上誰來。待小生再聽咱。

右第五節。此先寫其趕已到也。必先寫趕已到。而後重寫未趕時者。此固張生之夢。初非鶯鶯之事。必如此寫。方在張生夢中。若倒轉寫。

便在鶯鶯夢中也

他打草驚蛇。攪筆。把俺心腸堵。因此不避路途賒。瞞過夫人。穩住侍妾。

右第六節。此倒寫其未趕前也。瞞過夫人。穩住侍妾。最為巧妙。最

為輕利。不然。幾於通本西廂若干等人一齊入夢矣。

張生云。分明是小姐也。再聽咱。

見他臨上馬。痛傷嗟。哭得我似癡呆。不是心邪。自別離已後。到西日初斜。

愁得陡峻。瘦得啾啾。半個日頭。早掩過翠裙三四褶。我曾經這般磨滅。

之類作

張生云。然也。我的小姐。只是你如今在那里呵。又聽科。

右第七節。只寫別後夢前一刻中間。有如許苦事。

錦上花。有限姻緣。方纔盡貼。無奈功名。使人離缺。害不面愁懷。恰纔較些。

掉不下思量。如今又也。况鬱頓

右第八節。上節寫一刻中間。如許苦事。此又寫一刻之前。一刻之後。

純是無邊苦事也。

張生云。小姐的心。分明便是我的心。好不傷感呵。吁科。再聽科。

後清霜淨碧波。白露下黃葉。下下高高。道路坎坷。四野風來。左右亂。幾。俺

這里奔馳。你何處困歇。

張生云。小姐。我在這里也。你進來波。

右第九節。又補寫起句。荒郊曠野之四字也。必不可少。

忽醒云。哎。呀。這里卻是那里。看科。吁。原來卻是草橋店。喚琴童。童睡熟。

不應科。仍復睡科。睡不着。反覆科。再看科。想科。

清江引。張生唱。呆打孩。店房裏沒話說。悶對如半夜。妙妙真

竟不知此時是甚時候了。

是暮雨催寒。蛩。為。復。上。是曉風吹殘月。為。復。下。半夜。杜詩。北城擊柝。復。欲

真有此理也。真個今宵酒醒何處也。

睡着科。重入夢科。

右第十節忽然輕作一隔將夢前後隔斷便如老杜不離西閣詩所云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真為絕世奇景也若不隔斷則一篇祇是一夢何夢之整齊匝緻一至於斯也今略隔斷便不知七顛八倒重重杳杳如有無數夢然此為寫夢之極筆也俗本不知鶯鶯上敲門云開門開門張生云誰敲門哩是一個女子聲音作怪也我不要開門呵

慶宣和是人呵疾忙快分說是鬼呵速滅

右第十一節妙妙前夢云分明小姐後夢云是鬼速滅真是一片迷離夢事也

鶯鶯云是我快開門咱張生開門科鶯鶯入科

聽說將香羅袖兒拽元來是小姐小姐

右第十二節真是一片迷離夢事也

鶯鶯云我想你去了呵我怎得過日子特來和你同去渡張生云難得

小姐的心腸也

喬牌兒你為人真為徹將衣袂不藉繡鞋兒被露水沾惹脚心兒管踏破也

右第十三節此是夢中初接着語也輕憐痛惜至於如此欲其夢覺正未易得也

甜水令你當初廢寢忘餐香消玉減比花開花謝猶自較爭些又便枕冷衾寒鳳隻鸞孤月圓雲遮尋思怎不傷嗟

右第十四節此是夢中細敘述語也牽前竟後至於如此欲其夢覺正未易得也

折桂令想人生最苦是離別你憐我千里關山獨自跋涉似這般掛肚牽腸倒不如義斷恩絕

右第十五節此是夢中假自作悟語也如此悟語其夢正未易覺也這一番花殘月缺怕便是瓶墜簪折你不戀豪傑不羨驕奢祇要生則同

念死則同穴沉夢頓挫

右第十六節此是夢中加倍作夢語也如是夢語其夢正未易覺也
卒子上張生驚科卒子云方纔見一女子渡河不知那里去了打起火
把者走入這店裏去了將出來將出來張生云卻怎生了也小姐你靠
後些我自與他說話鶯鶯下

水仙子你硬圍着普救下取極強當住我咽喉仗劍鉞賊心賊腦天生劣
卒云他是誰家女子你敢藏着
休言語靠後些杜將軍你知道是英傑觀觀着你化為醢醬指指教你變
做醬血騎着匹白馬來也

右第十七節是張生此時極不得意夢是張生多時極得意事諺云
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若使張生多時
心中無因即是此時枕上無夢也危哉危哉

卒子白科卒子下

張生抱琴童云小姐你受驚也童云官人怎麼張生科做意科
呀元來是一場大夢且將門兒推開看只見一天露氣滿地霜華曉星
初上殘月猶明

何處得有西廂一十五章所謂驚豔借相酬韻鬧齋寺警請宴賴婚
聽琴前候關簡賴簡後候酬簡拷豔哭宴等事哉自歸於佛當願衆
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自歸於法當願衆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自
歸於僧當願衆生統理大衆一切無礙
無端燕雀高枝上一枕鴛鴦夢不成

鴈兒落絲依依牆高柳半遮靜悄悄門掩清秋夜疎刺刺林梢落葉風慘
離離雲際穿窗月得勝令顛巍巍竹影走龍蛇虛飄飄莊生夢蝴蝶絮叨
叨促織兒無休歇韻悠悠砧聲兒不斷絕痛熬熬傷別急煎煎好夢兒應
難捨冷清清咨嗟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不果境是人
右第十八節周易六十四卦之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之不終於十有二年冬而終於十三年春中庸三十三章
之不終於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而終於無數詩曰詩云大悲阿羅
尼之不終於娑囉娑囉悉唎悉唎蘇嚧蘇嚧而終於十四娑婆訶也
童云天明也早行一程兒前面打火去

還着甚死急天下真有如此人天下真有如此理

鶯鶯柳絲長咫尺情牽惹今而後是柳絲也水聲幽彷彿人嗚咽後今而

水聲也非復斜月殘燈半明不滅杜詩樓下長江百尺清山頭落日半輪

人嗚咽也非復斜月殘燈半明不滅杜詩樓下長江百尺清山頭落日半輪

一錢時與此八字舊恨新愁連綿鬱結何苦

右第十九節只要夢覺政不必作悟語維摩詰因云何等為如來種

以無明有愛為種批妙

別恨離愁滿肺腑難陶寫除紙筆代喉舌千種想思對誰說

右第二十節此自言作西廂記之故也為一部一十六章之結不止

結鶯鶯一章也於是西廂記已畢何用續何可續何能續

